執齋先生文集

奏疏

大理寺左少卿題申明律意

仰惟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僞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刼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刼其兄敗倫傷化莫此爲甚若不講明律意誠恐犯法者無所拾戒而司刑者無所拾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

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呂莒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母拿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莒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強義糾同鑾等打劫伊兄強預將兄拿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

糾他人刼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内一欵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
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减凡盜一
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
人縱不知情亦依强盜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
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謹詳律文
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踪隱迹寄竊而行所以用將
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强盜論
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强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
者不知犯强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

一强字遂欲减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遞减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强盜者則凡人不兼强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亦有免刺豈得兼强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强盜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强盜殊不知强盜之爲强盜不在殺傷故强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强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

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
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
而倫理為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
減況翊少劫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
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
法擬比附以上
請若如刑部該司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
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
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
兄亦何憚而不為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

有罪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

默如蒙

聖明俯念刑獄重事乞

勑都察院會同刑部及本寺堂上官共加詳議果有律文

未該者亦就明白比擬通行上

請定奪著爲定例庶刑獄可清而人知遵守矣

提督操江南京左僉都御史題報軍情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據直隸安慶府批差機

兵白玘賫報本月二十一日據公差機兵白玘等併

二十一日據軍人張景各稟報自九江地方回還被

携走脫親見九江府城破賊入搜印與官本府已經
選點民兵隨同守備都指揮楊銳把截外又起夫
二千餘名分守城垛召募義勇調取各縣打手嚴加
防禦但恐喉吭要害之地城孤援寡乘風順流而下
久難支持擬合預爲申禀請兵策應施行等因據此
案照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任管事本日即據本府
申爲軍情事承准九江守備都指揮楊銳報據九江
衛印信揭帖報稱江西有變准此擬合就行飛報等
因行間又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達呈爲出巡探
訪地方事本月十九日申時據都指揮楊銳禀稱九

江府地方果有江西逆賊勢甚猖獗又有炭船一隻
自九江順風下來見賊船吹打銅鼓響器紅巾包頭
在彼打刼放火二十日盤獲折桅民船一隻審係常
州客人昨日更初行至湖口縣宿不料賊船擂鼓擁
衆上船將伊財物盡行刼去見賊撑駕江西馬船六
七隻贛船二隻另船三隻將九江府城放火焚燒賊
衆入城男女驚走等因爲照前項節報事情已經內
外守備參贊巡撫等官會同具奏臣會同
欽差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專管操江南和伯方壽祥
議得南都根本重地防禦不可不謹嚴督把總指揮

徐瑞趙山等整搠操軍分布戰巡船隻嚴加隄備及
行上下江巡按御史蔣達戚雄分督沿江守備備倭
併府衛州縣等官調集軍夫晝夜防遏及召募沙船
水手相機策應今據前因臣等議得九江係上流要
害之地援之不可不速奸宄竊據心腹之間攘之不
可不早但京輔彫敝軍旅空虛沿江上下千有餘里
防守尚且不敷調發豈能必濟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特
勑兵部早為議處
命忠勇之將率精銳之兵星馳前來督率近省軍兵合力

攻剿庶使盜賊殄除地方寧謐
宗社奠安生民蒙祐矣

操江都御史舉辯持正官員

臣聞持己莫先於正知人尤貴乎明然非察其既往之真何以收其將來之用近者寧藩首逆戕害撫臣原其不軌之圖蓋非一日竊
朝廷之法令以箝君子奪平民之財利以網小人十數年來凡爲江西官員者稍負直氣無不受其毀害若先任副使今充軍胡世寧先任御史今降職范輅此則糾其不法見諸章奏者也先任巡撫後陞右都御史

今致仕林俊先陞左布政使後陞副都御史今致仕
張瓚此則抑其非分見諸行事者也是數臣者皆盡
材勵節臨之患難凛然有松栢歲寒之姿委之事任
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宜即起用而不可緩者也又
如先任左布政使今爲民鄭岳此則與之不恊而遭
誣者也見任叅政程杲知府鄭瓛此則與之不足而
被陷者也此數臣者亦皆奉公守法雖辱在泥塗而
或非其罪雖陷於縲絏而或非其心亦宜與之辯理
而不可遺者也但臣井坐管窺所見有限乞
勑該部詢訪前項官員應起用者即爲起用應辯理者即

與辯理則理之直者克終於直事之枉者不終於枉
羣材效用逆黨自平矣

操江都御史題報捷音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據守備九江等處署都指
揮僉事楊銳直隸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呈本年六月
十八日據安慶衛爪探軍人陳璽報稱寧藩作亂已
經備由節次呈詳去後本月二十七日未時有江西
賊船五十隻到於安慶職等帶領官軍出江截殺不
期隨後賊船約有二百餘隻擁衆前來職等收軍堅
守城池晝夜戰攻至七月初六日又有賊船四百餘

隻前來協攻至十一日大勢賊船約有一千餘隻賊有二萬併力攻城五日職等多備矢石擂木銃砲賊畏不能攻職等深慮攻圍日久糧缺人疲揀選勇力之人於本月十四日二更時分將樅陽門外賊船偷營斬首二顆淹死賊有五千餘人至十五日賊稱安慶既不能攻破如何取南京至本日午時放賊上船由上水往江西去職等見開船賊數多在岸賊數少令指揮崔文帶領官軍民壯人等出門截殺斬首共五十六顆生擒三十五名得獲馬一十四疋軍器頭盔鉄甲刀鎗弓箭等項共二百八十四件各將效力

有功之人開報在冊另行呈詳職等慮恐逆賊未滅
必多方擁衆復來攻戰安慶係逆賊首衝之處是南
都上游喉襟困則南都腹心無憂伏乞軫念地方早
調四路甲兵將江西逆賊擒獲毋致大勢滋蔓地方
幸甚生靈幸甚等因本月二十二日又據巡按直隷
監察御史蔣達手本呈據快手劉英報稱原調桐城
縣民兵四百七名七月十三日本縣縣丞楊益領至
安慶府十里鋪劄營十五日午時賊在安慶起身餘
下賊船二十七隻被楊縣丞領兵趕殺各船俱退往
九江去訖等因呈報到臣案照先據直隷安慶府併

署都指揮僉事楊銳等各申呈為緊急軍情事
嚴督巡江御史蔣達戚雄分督沿江守備備倭併九
衛等官調集軍夫防遏策應及會同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專管操江南
和伯方壽祥計議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具
題請兵外續議得九江隔絕安慶孤危調集之兵恐難
制勝又經責委新江口把總指揮范宣領軍從陸路
兼程赴安慶應援及行御史蔣達調集廬鳳等府衛
桐城等縣軍夫協助去後臣督把總指揮徐端呂崇
等領軍從水路會勦間今看得南昌逆首殺害撫臣

謀爲不軌侵犯幾郡覬覦留都然以數年積慮之深
而一旦挫衂孤城之下羣兇授首元惡遁歸是皆
宗社威靈
朝廷福佑所致及照署都指揮僉事楊銳知府張文錦杳
守危城克摧强敵非惟保障之績可嘉抑亦忠勇之
心可尚臣又聞江西吉安等府俱各舉義興師惟人
心之效順即
天意之悔仁如蒙
俯納乞
勑將臣早督

皇師速行

天討解一方倒懸之苦收四海擴清之功臣不勝慶幸感

戴戰兢之至

操江都御史題專責任以重江防

臣惟留都寔

國家根本開創之基江防尤留都藩籬要害之地

國初於新江口設立江操有武爵重臣總之於上有把

總哨衛總指揮等官理之於下其後又

命憲臣兼管操江提督巡江緣巡江地方自九江安慶直

抵揚鎮以及海洋千有餘里操江軍伍船隻器械等

項事非一端必須官具任專庶无有濟臣受
命之初適遭宸濠之變仰賴
宗社洪休旋就殄滅然居安思危古之明訓有備無患不
可頃刻而忽也今照專管操江豊潤伯曹愷素稱練
達老成但聞
命下來一向引疾控辭不曾到任臣以一人强勉支持未
免廢事近欲出巡九江又以操江缺官不敢輙離及
照江口把總南京旗手衛指揮徐端在營最久幹辦
公勤因考選軍政南京兵部又委府軍衛掌印雖稱
不妨江操豈無顧彼失此其餘衛總頗可官員亦多

回衛掌印僉書盖縁江操卒苦各官滌滯求去者多
願留者少若非量加激勸將來愈見乏人臣以非材
分當黜退第恐誤事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俯念江防特
勑兵部及南京兵部行催豐潤伯曹愷早出操江以專責
任惟復
早賜區處仍將把總指揮徐端照舊專領江操另選官
員附軍衛掌印其餘衛總頗可官員仍存江口操用
今後如有守備等項及江口哨衛總員缺於各官內
擇其優者以序推用庶使責任有專人知激勸戎務

克脩而江防永固矣

南京左僉都御史乞休

臣年五十八歲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由進士歷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山西道監察御史河南按察司僉事福建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左少卿正德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欽陞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廵江兼管操江在途感暑不時吐泄到任之初值寧藩宸濠作亂力疾江口分兵防守及領兵九江安慶等處勦捕前疾愈加藥醫罔效以致脾胃虛弱心志怔忡眼目昏花手足

麻顛非惟有曠於職亦將必殞其生仰乞
聖慈俯垂矜察特
勑吏部容臣致仕庶全未盡之年以觀太平之盛臣不勝
感激懇切之至
南京左僉都御史自陳乞休
臣見年六十歲原籍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由進士
歷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山西道監察御史正德二
年三月内放回致仕正德六年正月内起陞河南按
察司提學僉事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大理寺左少
卿正德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欽陞今職提督巡江兼管操江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任
管事伏念臣猥以凡庸叨蒙
任使雖屢加於鞭策終莫效於涓埃兼以疾病侵尋精
力衰耗江防重務委有不堪已經乞休自劾未奉
允俞茲幸
泰運一新蕩滌瑕垢伏望
聖恩怜憫容臣休致庶免鰥曠之罪少延衰朽之年臣不
勝感激戰懼之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自劾不職乞罷
臣年六十歲原籍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由進士歷

任河南衛輝府汲縣知縣山西道監察御史起任河南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左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改今職李逢

聖明登極萬化維新

仁恩洋溢於華夷歡頌喧騰於朝野臣猥以庸劣待罪法司近該張銳等罪惡彰著奉有

明旨處以重刑臣等不能堅執以致中改力無裨於職業頗有靦於班行伏望

聖明將臣黜罷另選執法之臣以光中興之治臣雖朽骨泉下不勝感激忻忭之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辭免陞職

先該吏部題爲缺官事欽奉
聖旨劉玉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欽此欽遵近該兵部題
爲捷音事節該欽奉
聖旨劉玉陞右副都御史欽此欽遵臣聞
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先任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到任之初適遭寧藩宸濠作亂
臣當出新江口防守及領軍前去安慶等處地方追
勦雖葵藿之心頗知所向而犬馬之力莫效捦勞幸
賴

祈祐神靈宸濠旋就殄滅臣等疆埸之臣何功之有誤蒙
甄録濫與明揚將臣
特陞右副都御史緣臣材力綿弱職業空踈循資漸進尚
有愧於班行踰分超遷能無增於罪戾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仍供原職以圖報稱臣不勝感激
天恩之至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題甄群勞以勵庶官
近該兵部查擬江西安慶等處功次荷蒙
聖明崇階厚賚遍及羣臣雖臣之愚亦叨陞職臣俯躬莫

措
上答無階竊惟人臣之義受
君之恵當思溥
君之恵用已之才不如薦人之才臣曩在行間竊有所見
不敢隱默巡江御史蔣達當事變之初臣劄令前去
廬州府等處調集軍兵策應安慶冒暑成疾事平回
還隨即身故是能以死勤事新江口把總指揮徐端
先在本營練兵防守後又隨臣前去安慶地方協同
崔文追勦餘賊暑雨風濤不避難苦是能臨事効勞
安慶府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暘先任懐寧後陞江

寧縣知縣王誥散糧集衆奮守危城其功與張文鍇
等相亞寧國府推官劉詡委署蕪湖縣事揚兵設險
以固江防先任宿松今調江陰縣知縣王泮開變逃
官赴擺賊衆共勞可與林有祿等相方如蒙
採納乞
勅該部查訪相應將蔣達量加優䘏徐端量加陞賞林有
祿何景暘王誥劉詡王泮量取京職如此則善無微
而不著功無細而不酬人心勸而臣節益勵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請仲憲法
近該臣等題爲地方事節該欽奉

聖旨欽此欽遵臣等聞
命震驚措身無地伏念
君父之命嚴於雷霆臣子螻蟻之微敢不承順但憲法所
在
國體所關雖其事至微而其漸不可長使臣等容默不
言以欺
陛下則爲不忠畏忌不舉以縱奸宄則爲不職雖可免罪
於一時豈能逃譏於萬世故不敢避鈇鉞瞽昧言之
伏乞
聖明垂察竊惟都察院者天下綱紀之地臣等

朝廷股肱耳目之官所執之法非臣下之法
皇上之法也使其法不伸何以懾奸宄而重
國體哉王偉者本一市井小人徒以徼利夤緣爲奸所
犯事情已該臣等勘明及查
大明律
大明會典開列具奏
陛下儻一賜覽觀則其是非自明而憲法伸矣今奉
明旨既不加之罪而又使之收領牙牌則是內臣牙牌可
以私出禁門近侍可以結交火甲可以挾免律典俱
廢而憲法掃地矣方其事發之初猶知畏法故王仲

彬之奏必曰分豁牙牌蓋知牙牌不可以出禁門也
今既釋放收領牙牌奸計既行則愈加玩法誘諸儕
類以為犯法者倡率犯法者肆志於閭閻之間而執
法者搖首喪氣於
廟堂之上臣雖不自愧能不為
朝廷愧乎且民水也法堤也堤防一决則水必奔潰自茲
以往強者怙其勢富者恃其財犯法者必愈衆矣上
其表也下其影也表之所移者毫釐則影之所移者
尋丈自茲以往諫臣結舌憲臣束手臣等雖戀
明時顧祿不去亦徒靦顏而已豈能明目張膽修政令以

析奸宄哉此臣所以重爲
國體惜也伏望
陛下念
宗社之託惜
新政之美將王㑺拿送法司從重究治中間是否王仲彬
家人應否優免火夫查審籍冊鄰證悉歸之法仍乞
勑司禮監將長隨王仲彬嚴加懲戒毋干常憲而交匪人
如此則雖一事之微可以風動天下臣工愈勵而奸
宄自息憲法伸而
國體以重矣

刑部右侍郎題議處接應賑濟

准戶部咨爲傳奉事欽奉

聖旨先差侍郎席書賑濟淮揚等處饑民近日有旨行取來京着刑部右侍郎劉玉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去更代賑濟便寫勅與他着上緊起程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臣以庸愚誤蒙

任使當地方饑窘人民死亡之時分當竭力盡心以圖報稱但聞財用有限仰給者多夏麥既已無收秋穀又未下種將來接應賑濟豈可不先慮哉查得先該侍郎席書題稱總計三等饑民八十五萬餘口除次貧

稍貧外其垂死極貧者四十五萬餘口原發銀二十
萬兩內除分給窮餓軍餘等項止存一十七萬兩分
撥五十六州縣止勾垂死餓死正月二月賫粥之用
三月四月全無仰給其次貧稍貧之人銀兩既難徧
及種子亦無給散及該巡撫都御史胡錠題稱各處
倉庫巳盡搜括勸借富戶亦巳罄竭地方拋荒牛具
種子殺食殆盡數內極貧人口計口給粥固亦將就
可辦通計次貧人戶量給牛具種子務使不失農業
必須用銀二三十萬兩方勾賑濟又該巡按御史劉
欒題稱

中都留守司并淮安等衛所節年俸糧未支要行處給
及刷卷御史朱衣巡按御史張珩題稱地方饑窘人
自相食各要將軍餘竈丁一體賑濟等因俱蒙
准行戶部續發銀兩截留運糧
恩至渥矣臣之私憂過計竊恐賑濟之數旣廣收成之期
難必前項銀米止勾次貧人戶牛具種子及極貧人
口三月四月煑粥之需萬一四月之後無以接濟將
使已生之民復就死地臣將何以奉揚
德意而追罪責乎竊聞濟人者必先拯飢禦寒者必先衣
裘欲拯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恩能捐非常之利必

有非常之功顧臣思慮短淺不達時宜謹以管見四
事塵瀆上
聞伏望
聖明矜察特
勅該部查議施行臣不勝恐懼悚息之至
一開塩利先該右都御史俞諫侍郎席書右副都御
史胡錠御史劉欒秦鉞等各奏開塩利以資賑濟
雖所言不同要皆切於時務第以
明詔及邊儲爲碍未敢舉行然賑濟所資比之權奸之占
窩不同腹心之災比之虜寇之擾邊爲甚乞

勑該部叅酌各官所言或開支先年見積殘鹽或査出近
年没官引目或買補勤竈納剩餘鹽如有窒礙乞
俟嘉靖三年正鹽額内量撥三十萬引令商人搬
運米穀赴江北災重地方上納如此則米穀湊集
賑濟可充矣

一廣勸助近該應天府致仕少卿史後監生楊諶楊
謙出粟賑濟俱蒙
聖明優其階叙江南之人必知興起矣但江北地方比與
江南不同極貧者多而富者絶少欲其勸助豈可
得哉伏望

皇上軫念根本之地災傷尤重特
勑該部詳加計議納米若干者給與散官若干者給與冠
帶僧道納銀若干給與度牒行令浙江等處起江
北上納仍將勘合度牒轉發巡按衙門填註給付
至若軍官立功往令納米吏典納銀免其雜辦從
宜舉行庶幾積少成多可相接濟
一明賞罰賑濟之法待人而行除侍郎席書原帶及
運司府州縣正官責任有在其佐二併衛所儒學
等官悉聽臣選委分投賑濟中間果有公勤幹濟
名實昭著者聽臣奏保旌賞如或奸貪廢事重則

參提拿問輕則量情責罰庶使人知警勉功必有

成

一資播種賑濟行於一時必資播種以善其後今極

貧之民聚而食粥牛犋種子既無所措播種將安

所資賑濟將何時而已乎然欲厚爲之給則財用

不敷此臣等所以束手亥心然在

陛下則一轉移之間爾伏望

敬天思咎克己裕人止脩造之工去傳奉之冗停織造之

差省祠醮之費使財源盈羨則捐三二十萬銀米

猶泰山毫芒而數千萬家之人牛犋種子可以立

辦於是播種以與民食以足而
國賦以充否則饑者聚食而不能散無以繼之弱者轉
死溝壑强者挺而爲盗前功廢而後患滋矣臣愚
懇切不知忌諱伏望
聖明採納斯民幸甚
刑部左侍郎題體勘賑濟
節該欽奉
勑該户部奏覆户科都給事中張漢卿等奏據南京守備
魏國公徐鵬舉等會同太監秦文等及南京河南道監
察御史梁世驃等奏稱先差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席書江北賑濟致死人民數多節查發過銀三十六萬餘兩撥去米三十萬餘石所費如此所濟如彼乞差南京科道官照依邊方失事事例親詣地方查勘續該侍郎席書亦奏稱受勑賑濟竭盡心力計用銀三十六萬兩所賑窮者五十萬餘人所全活者六十五萬餘人今物議横生無以自白乞差司禮監三法司錦衣衛等官往勘其事各執已見紛紜不一朕以人命錢糧皆國重事不經查究終屬未明今特命爾前去江北地方會同撫按等官提吊緊關人卷逐一清查要見原發太倉及運司鹽價各庫贓罰銀兩若干截留漕

運及徐淮倉糧若干陸續支過粥米及給過米銀若干
未濟之前戶口若干既賑之後存亡若干其承委人員
有無侵尅賑過人口有無冒報等情逐一查理務見明
白若果有糜費欺罔等項情弊即爲區處應提問者就
彼提問應奏請者指名奏請欽此欽遵臣等與同司禮
監太監黄偉親詣地方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錠接管右都御史
李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東將應查賑濟事情備
行原題奉
欽依坐委山東河南布按二司左參政常道右參政鮑繼

文副使李際可僉事謝芝分投前去鳳廬淮楊四府
徐滁和三州所屬州縣并各該衛所查勘去後續據
各官將查勘過賑濟錢糧户口文冊及查問過承委
人員侵欺那移浥爛差錯等項罪犯招由各另呈報
前來臣等會同司禮監太監黄偉覆勘明白參詳撫
巽除造冊賫繳及將人犯應提問者先行發落應參
奏者另行參奏外為照嘉靖二年江北直隸鳳陽等
府州縣衛所地方災傷人民饑窘死者不知其數生
者不能自存荷蒙
聖恩遣官賑濟錢糧所發雖多死亡未能全救自嘉靖二

年十二月以前一應賑濟係巡撫都御史胡錠管掌
嘉靖三年正月起至四月終止一應賑濟係侍郎席
書掌行本年五月以後席書取回一應賑濟又係胡
錠接管中間事體多相關涉但干錢糧通行查勘無
無遺濫其死亡人口分別月分庶不混淆臣等議照
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
禮部尚書席書原任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管院事胡錠各以部院之臣受茲賑濟之任憂勤
不為不至區畫不為不周第以事體繁難地方廣闊

設廠給粥雖善然委用豈盡得人計口散銀雖公然關防豈皆由已始焉糧運未至終則疾疫相仍雨露雖潤而一物不沾有難全造化之德江漢雖清而一塵或翳亦難逃洞察之明故死亡屢播於傳聞而論劾遂形於章疏然天災流行人力有限其得與失固不可存自滿之心應究與否亦不可徇求備之口伏望

聖慈俯垂鑒察取其賑濟之勞庶陳力者得以盡力原其論劾之意庶進言者得以盡言及照臣查過錢糧問過罪犯中間多有監追未完照提未到及欠會收收

管等項必須轉行續差巡撫都御史姚鏌併巡按御史李東作急查追問結完日轉報彭部廉爲明白緣係乞差内外三法司大臣體勘江北賑濟及先節奉
欽依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刑部左侍郎自劾乞休
臣聞變不虛生必有所以致之災不自弭必有所以應之近者
上天示戒

仁壽宮災
陛下悚恐懼之懷舉脩省之典一時臣工奔走震懾勉勵
交脩所以仰荅
聖心俯脩臣職上回
天意而下安邦本也臣本以庸材叨佐邦禁所以罄竭涓
埃少裨海嶽顧以年齒衰暮疾病侵尋曠其職業者
屢矣苟月既無以追素餐之罪將何以成交脩之功
伏望
聖慈特
勅吏部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資治理庶幾災變可回於

今日而禎祥可迓於將來臣不勝感激

天恩之至

刑部左侍郎乞休

先該禮部題奉

欽依兩京文武衙門大小官員痛加修省臣比因奉

命在途未由具奏今者復

命回部尤切戰兢伏念臣猥承世澤叨佐

邦刑備率群僚昧忠信明決之道仰慚

盛世之寬謨感格之誠況蒲柳已自覺其先零而尾礫

敢自忘於後汰伏望

聖慈將臣 放歸田里旁求俊彥布列
朝行庶幾災變弭而休祥滋至訟獄理而治化勃興臣
無任隕越感激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

記

黃公灘神祠壁記

物之鉅者其神必靈水在天地間最鉅故操舟者言其神不啻影響贛水發源五嶺由彭蠡達扵江入海然自彭蠡而上汪洋演迤至予邑南而始爲灘舊傳黃公者居之故名黃公灘又見文山詩稱皇恐灘然其下數十里有灘曰周公則名黃公者良是自是而上爲灘者十有八而是灘爲入險之始過之者懼故其神益靈灘之上神祠久圮予姪遷率衆起之後爲室安神前啓門廡肹蠁如見過者益

欽噫鬼神之際難乎言矣昧者徒警於禍福之間然惡猥福善禍淫之道哉今夫操舟於險有順其道而不安失其道而不危者乎則禍福者神而所以致之者非神也或乃張禍福以罔人斯尤過矣故著其說使過之者必謹其道毋僥於禍福以貽神怒居之者必信其道毋詭於禍福以貽神羞

遊洪山寺記

洪山在武昌城東十里許蓋往來之所必由而地號爲最勝地之勝者多僻遠故人鮮遊洪山在武昌最近不一遊焉雖非事之所急而人情自有不能已者八月既望予及

母舅孔先生約張先生公美張君克俊王君在道李君廷
節予二弟璧璜聯騎而往出小東門經將臺驛俄頃而至
寺居山之半下俯官道扵是舍騎躡級以登歷重門踰小
池過鍾樓升天王殿望大雄殿後復有藏殿殿廊依山斜
下勢如欲傾廊之左其後有塔以倦未及觀循左廊之方
丈而息焉方丈居寺之左前無蔽虧大江緣山南來如線
山壘壘如覆釜然所處高則所見者小亦其勢然也茶已
予呼廷節觀畫廊經藏殿轉右廊啓大雄殿以觀崇邃壯
麗殆無復加因嘆梵宮最盛扵梁今存者無幾所居且不
能庇而何利益扵人有哉已而相率登塔諸君難之予復

與廷節凌其絶頂覽宇宙之大豁然如翔豊隆而目眩股戰不能自制因思列禦寇言伯昏瞀人執弓矢臨千仞谿足二分垂在外而目不瞬顏色不變彼獨何以能之人之凌高未必危也而所以戰掉者心也誠知其出於心也而付之自然則入火可以不焚入水可以不濡而況臨險難乎佛氏之說大率如此而或肆爲變幻繆矣乃設酒方丈觥籌錯行次以雅令半酣復相奕而飲其不勝者矣談既清歌詠間作蓋簡而同和而有序雖樂而不至於流也將歸以日循熾少坐天王殿登鍾樓觀地獄祠候日晡始歸昔予鄉先達東里楊公客武昌嘗遊東山有記嗟乎士君

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方其未遇豈無經世之心而人未必知也及其既遇豈遂忘情於遊而東山之遊不可得已臨文覽其陳迹獨能無感慨之係乎予於楊公雖無能爲役然洪山去東山不遠茲遊之勝詎可無記以徵將來

高明樓記

强生假館玄都得其東南敞樓以居簷楣之高僅容其頂窗牖之明僅周於目客至無與周旋羣坐無以俛仰然客去獨坐展卷而讀之塵囂不驚天光煥發搜義理之精微探性情之深粹恍然若從羣賢登聖人之堂自以爲鈞天帝居不啻過也因題之曰高明樓客聞而疑之挈長較大

疵議風生强生方玩中庸晐然不應至所謂極高明而道
中庸者啞然笑曰子以爲高明果外於中庸矣乎安土敦
仁吾無往而非高明也且夫棟宇翬飛窻櫺軒豁非子所
謂高明者邪然崇其臺者或圮其德烏乎高豐其居者或
蔀其心烏乎明原憲環堵不易其志顏淵陋巷不累其心
可謂非高明邪蓋局促於外雖天地而樊籠優游於中即
市廛而江海嘗試與子登吾之樓而觀之簷楣卑矣而天
垂於下窻牖小矣而日月遊於中夫豈高廣然邪其有以
容之矣以是而言一腔雖小可以洞八荒一膜雖微可與
涵萬象是吾有所謂高明而不必於樓吾之樓有所謂高

□而不必拘形迹之間也客悟為之歌曰處之卓跞遊
視之豁渾冥漠厚斯崇斯無徒架空中之樓閣强生曰然
諾請書以為壁記

西水遊樂記

江右山水自五嶺贛上來奔騰迅奮傾側險僻至於邑南
始更山之累然者如馬之翔而下也水之溶然者如魚之
游而休也過此則又漫衍逶迤無復奇詭傑特之觀故山
水在于邑最勝自縣治踰江而西曰西水有崇山遂林平
疇沃壤浣溪貫其中大江環其外去縣治不遠而勝過者
日踵接然未有知其勝也是歲己酉暮春既望于允咸岐

奉伯父竹逸公叔父文庵公偕羣從以遊擇其勝得東偏之高蔭林木俯江流回視城市闤闠如蜂屯蟻聚偉然若佛喧囂之聲如蠅之營若有若無若斷若續瀕江之山起伏萬狀若促若舒爭妍奇於履舄之下灘流奔放帬開數百里肆爲漫流悠悠洋洋若容與而弗去大舶乘風而前若馬之驟望之使人神爽飛越若乘豊隆而凡參廓也於是飲酒樂甚聯小舟介其中置席泝流而上至龍門梁峻流縱而下從者奏樂衆讙笑舉觴盞如是者再乎顧焉梁溪若有勝者稍入開曠馬頭諸山歷歷可指溪之南崖石壁如削竹樹蒙之鳥鳴其間員粹如滴珠玉風徐來荅響

轆轤影落溪水間與天光相盪倏晦忽明不可形狀予偕岐兄褒弟捨舟席地而飲歡譁久之衆飲于舟使人速予予弗顧呵童子舉榼而入且行且歌徘徊四顧情與景融境與神會盖抵暮弗能歸歸數日思弗能已或語予曰子是遊樂乎予曰然予非徒樂之而又有所感焉地之勝多出於荒僻人所不遊之處弗知固宜不荒僻不出於人所不遊而人弗知之則其理似有不可解者噫向也弗知乃今而人知之可以賀斯地之遇向也人弗知乃今而予知之可以賀予之遇地之遇以人人之遇以時作斯記以告來者

謁康衛侯祠記

康衛侯祠在輝縣西二十里史村之北按誌侯輝人姓呂氏學道石門山遇三仙者沒而爲神葬于是人因祀之唐封康衛侯石門三仙祠有碑可攷也弘治庚申夏五月不雨予及僚士虔禱浹辰或以侯之靈告廼具香幣禱焉同寅馬君羲龍王君大素學博劉君幹張君熈黄君班覺行巫言神允是日微雨越三日大雨原境霑霈百穀用與明年夏四月朔予將祀石門過謁祠下具牲醴爲辭以祭偕行者同寅石君廷珪及學博張君黄君祭已里民平源者以脩祠爲請予顧諸君而言曰山川能出雲雨神能禦災

捍患祭之禮也列郡邑祭境內山川及祀典之神著在令典若侯所謂祀典之神非邪而廟北州治將何以稱爲邑者敬神之意乎因命里人相其役而予助爲之資期廟之興以告侯既又明年來告廟成書其事勒石麗牲俾後之人有攷辭曰

太行嶙峋　白泉潾淪　篤生異人
耀迹史村　順神石門　道契乾坤
其亡者形　不亡者靈　揭于日星
有峨斯墳　有崇其芬　肹蠁凄薰
曰雨則興　曰歲則登　大慰稼烝

眷此陟臨　薄薦芳湛　懷德孔深

赫赫明明　與天時行　錫福丼成

河南按察司續題名碑

憲臯外臺也汴維中州密邇畿甸來涖者率多偉材流譽聲而崇雅望者比比不乏先是憲使南呂徐公臨海陳公俱嘗撫其名而題之樹碑者再矣越若干年登載訖爲眾者日夥於是憲使古蘭彭公礱石以續之未幾擢都憲以去繼之者濟陽邢公而終其事則憲副河間房公碑刻成諸公謂予宜有記辭弗獲遜爲之言曰題名之有記其來尚矣一丞一尉且或書之矧外臺崇重英賢按蒞顧可缺

[illegible]不載貽將來考古者之觖望乎然古之題名僅書于壁[illegible]今易之以碑大書深刻計百千禩可以不泯是豈徒具以名叙官階存履歷監觀警勉之意實於是乎存嘗試從諸公觀於碑以考前烈口雖弗言揆其心蓋必有欣然而慕之者有悚然而敬之者有忽然若忘者有歛然若不足者是孰使之然哉天理民彛是是非非有不能已也然已之視人猶人之視已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名於是其可苟乎千古在上監觀存焉其必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千古在下監觀存焉其必善者勉之不善者戒之夫然則可以匹休前聞垂光後裔豈徒免訕議於一時而已哉

玉不佞幸叨同寅敢述而申之用附扵官箴之義

二程先生新祠記

孔孟之道至二程先生而傳其說具扵遺書三代而下誠未有臻斯理者方宋盛時諸儒彙出然蘇氏溺扵辭章王氏流扵功利其他儒者亦多淫扵老佛而不自知二先生生扵其間息邪說正人心以開來學使帝王之道歷女真蒙古之亂不終剥喪則今之衣冠食息治化善而倫理明者皆二先生之功也昌黎謂孟子功不在禹下愚竊謂二先生之功豈在孟子下哉嵩縣之陸渾保二先生故居在焉有祠在所居之左子孫奉祀事正德壬申大叅楊公名

甫分守河南以故祠遠於官道無以示表章崇重而快瞻慕者之心廼即道左闢地搆新祠深百五十尺廣七十尺負艮而面坤中爲祠堂後爲燕室前爲樂遊亭書伊川先生樂遊詩刻置楣上又前爲崇門而繚以周垣其資皆楊公所措不以煩有司經始於夏四月落成於秋八月同年何君道亨時爲郡守礱石請記其事竊維二先生之道昭如日星過其閭而起敬誦其言而歆慕者人之同情也然而趨詣造履鮮窺其門戶者私欲之蔽而倡導之踈也非有豪傑孰能以興起爲任哉昔者鄭康成以訓詁爲學孔北海表其鄉曰鄭公一時學者靡然向之況先生之道度

越康成遠甚則楊公表章之功過北海亦遠矣學者讀二先生之書晉拜祠下其必興仰止之思景行其道進以正其君退以淑其徒庶幾無愧其或枝辭動說以苟利祿非二先生所以垂教非楊公所以作興之意也楊公慈谿人今晉大方伯文章政事為時所重云

古梅亭記

閩學東接九仙山山之麓有石石之竅有梅寔鍾奇秀以蔭儒宮昔我外祖歐陽古愚先生振鐸于茲先公以遡迎來居二館講誦之隙恒憩于梅石之間今數十年不肖玉叨持學政竊詢遺迹石固無恙而梅萎弱久矣幸其根柢尚

存殛以土塔之無幾何枝葉復生扶疎可玩因作亭其左扁以古梅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又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人不泯人善而篤其親如此王公是深有感焉景泰初先尚書以都憲平建寧之寇遂開壽寧縣治省城南揚威坊故所建也題名可徵成化間先方伯以副憲巡閩已而再巡海道行事見司寇彭公韶所贈序及所薦疏中則不肖雖非閩人而祖父父母外祖父母皆嘗寓閩因所寓以廣其思其有窮乎而是梅否寔先公幼學之所憩其敢忘乎此亭之所由建也獻疑者曰梅茲數尺爾奚其古予曰百歲之前根柢古矣百歲之後柯幹不又古矣乎

衆曰然請益者曰古之取於梅者不同邵子得其數程子得其理孰古曰有理而後有數殷之哲王有以命其相者孰古曰有體而後有用衆又曰然予從而申告之曰梅之先春天地之仁也亘古無垠妙契維人愛物仁民始於親親不亦斯亭言外之微意乎衆皆曰然遂書以爲記

二烈祠後記

玉少慕正學方公之烈求其遺迹而不可得竊嘆忠義之在人豈遂湮没至於如此未幾聞大公爲公建祠及見所刻遜志齋集又竊幸天理之在人心其終不泯如此甲戌督學至莆以古今忠義策試諸生所謂蠲難之初有忠義

激烈可方夷齊者盖指方公而閩士多以陳公繼之為對
詢之鄉衮又得陳公彥回二公莆人與方公同時死難者
也於是下其事於郡達於巡按建祠以祀二公見素先生
記之名曰二烈然其事實始於余不一揭名於祠下何以
致景仰之私竊聞忠義生民之楨幹也非忠義無以扶綱
常非綱常無以位天地自古神聖立極未有不本諸此牧
野南巢皆時勢之一變龍門既決滄海横流而首陽義士
獨深非之如中流砥柱屹然不移使百世之下操戈相尋
者歛袵而不敢肆其志偉矣鷹揚虎賁豈得而奪之哉至
若諸公之事則又有可深慨焉者崑岡烈火玉石俱焚然

而忠義之心則皎然與烈日爭輝不可得而掩也而世之
論者猶深譏之殊不知天地之心初無絕物
文廟嘗謂是脩食祿自盡其心又謂子寧若在朕當用之
周練固靖難死節之臣也縱而
章廟登基高煦造釁使非羣臣知義六師南狩誰與定其
功乎
聖祖悟於前
神孫收其效於後此得失已然之明驗也故王於方公之
烈擬諸夷齊蓋其君臣大義固結於心與生俱生雖死而
不能已二公之死與方公同時精誠峻節孰得而傲劣之

或鳴呼方世承平端人正士爲時所棄如糠粃鴻毛及臨變故而後忠義出焉則一絲之微可以爲九鼎直育不足爲之勇金湯不足爲之固矣若唐之張許漢之龔鮑或極亂捨當時或扶危捨後世事雖不同而功無不同也然則建祠崇烈者豈徒妥二公之靈實所以樹風聲彰教化使爲臣者知必死忠爲子者知必死孝上可以綿國祚下可以厚民生豈曰小補之而已哉事具誌記復賛歌以侑神其辭曰

玉佩兮琳琅駟馮兮雲翔儼天扉兮浩蕩倏容與兮靈堂潔觴兮崇俎清歌兮靚舞冀君兮樂康羌何爲兮愁湛鬱

夫人兮淑靈蔚松秀兮蘭馨芬逍遥兮孔路聆謦咳兮乖

庭忽風雲兮晻曖雷崩山兮留田見為海胡萬態兮同流獨

子心兮弗改柴市兮優游沉湛兮湘流瞻首陽兮靡及嗟

盛世兮罹憂廢興兮旦暮匆我渝兮常度慨

興廟兮莫從尚

宣皇兮可訢宿草兮又春丘墓兮為壓家族兮殄瘁貽安

兮斯民曠宇宙兮焉極眇微生兮一息魂歸來兮故鄉玩

遺芳兮無斁

山亭記

清逸子倦遊而歸自放於金鷄芙蓉之間泂觀八荒無一

物凡以入其靈臺冊府而怡懌於樂山以為天下之樂山者莫予尚也真隱君閔之挾其所有過而詫焉曰吾所居龍溪之上環吾居皆山也左峙鹿嶺右接銀崗後則龍抗之深前有太平山之秀其他拱揖於陬維者不可名指方者如屏員者如釜直者如珪曲者如帶雲紛而霧滃虎峙而鸞鶴翔凡其快心而悅目者蓋足所不能窮亦口所不能道也而吾庭居其中軒窗一啓則其嵯峨起伏之形蒼翠蔥蒨之色晨光夕靄千態萬狀爭自獻於吾庭之下吾於是延之以几杖賓之以壺觴穠秀繁陰霜清而雪潔四時之景不同而興亦不同蓋無適而非山亦無往而不樂也

子之樂山孰愈於吾之樂山清逸子拔髯從而折之曰
昔予北走中原南遊吳楚崑崙之巔傳嶽鎮之崇嚴太行
之峻雲門鴈蕩之奇匡廬武夷仙巖九疑之秀固已躋其
頂而攬其勝矣今君之山麼曾不踰於鷦鷯之枝蛙黽之
井又何絜大小於其間哉真隱君曰不然魚相忘於水而
涉者苦於風濤鳥相忘於林而樵者困於登陟此無他所
存者殊也予以簪紱之軀役於王事行則頓倒乎舟中止
則局促於郵傳方是時雖有山不見其為山也而何以
語樂山吾儕生於斯長於斯又將老於斯與山相忘久矣
故吾胷中有山焉而列諸觀視者特所寓耳若其適之得

也神凝神釋雖方壺員嶠恍惚遼邈者悉卧遊於一庭之内蓋不知庭之爲山山之爲庭不知吾之樂乎山抑山之樂乎吾也夫是之爲真樂清逸子囅然笑曰有是哉遂書以爲之記

力齋記

力齋者李君進脩之所也李君世家新安早遊篁墩程先生洎三衢吾先生之門領南畿薦著教于庠暇日謁予而言曰謨之名家君所命字世陳者吾先生所命而力齋之扁篁墩先生之所命也茲將從事於齋進其不逮幸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予少也弗力壯而無成迨茲頽廢猶瘵者

之弗能起將何以爲君告乎雖然盛意不可虛也仕之道
有本政之施德之藴也學之道有要知之所當致行之所
當力也是道也三代而上行於政事之間三代而下明於
講授之際然孔孟既没恒患乎道之不明程朱既明之後
又恒患乎行之不力此古今道學盛衰之大分也嘗考之
書三謨所陳若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知人則哲安民
則惠固施諸政事之間然必曰精一執中幾康修永是豈
無本乎君之名若字既有取諸此矣而又以力齋爲扁者
大豈無爲而爲蓋謨之所陳炳若日星然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天下之事未有求之而不得者顧爲力何如耳九仞

之山始于覆土九仞之井終于及泉膏車秣馬鞭之策之無遠弗到深耕易耨灌之溉之其穫必豐况爲學者求其性分之固有而施諸日用之常焉有求之而不得哉顧爲力者如何爾孔門以德稱者莫若顔子然其自言乃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然則顔子之所以成其德者惟力故也孔門以藝稱者莫如冉子而其自言乃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然則冉子之所以不進者不力故也漢承秦火之餘經籍散逸然其風俗類多長厚君石建之孝謹李膺之名節是已宋季迨元著書者充棟汗牛而其風俗頽及衰薄浸不及古此其故何哉蓋昔之儒者知之必行

後之儒者或言之而不能行此又力與不力已然之明驗也延及於今學者沉溺於章句而馳騖於科名言仁而不力於仁言義而不力於義言忠信而不力於忠信是猶畫餅以止飢剪舟以求濟烏可得哉噫弊也深矣非豪傑之士孰能反之君識優而才敏知其弊而矯之於進乎何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請書齋壁用警夫執槧者

慎軒記

慎軒者予友蕭若蒙紳之顏其居也屬予記久矣久而後言非遲也慎之道不可以易言也人之情有所警而後知所慎昔予嘗泛彭蠡略金焦洪濤眷天檣奔而楫舞方是

時操舟者若附龍背不敢少縱此川行之慎也嘗登太行緣羊腸之道石芒側出徼徑鈎連上控懸厓下臨不測之谿方是時徒者肩者騎而牽者前呼而後引攀撫以蹈不敢失分寸此山行之慎也又嘗從縉紳覲皇極賛禮在前糾法在後方是時進而對越者鞠躬促武氣不遑息目不遑運惟恐或愆厥儀以速於戾此趨朝之慎也又嘗閱武中山屬虜騎窺邊烽警相接方是時爲將領者積慮籌度寢不能安食不能旨盖進將爲擴清之舉而退復有豕突之虞此臨戎之慎也今君處堂室之中左琴搏而右圖史入則妻孥之順出則朋舊之歡此情之所恒忽者惡所用

其慎乎噫不然有所警而慎非慎之至無所警而慎斯慎之至也人徒見夫朝廷之尊師旅之嚴山川之險以爲慎之存也夫庸知至尊至嚴至險固存於至易之地乎是故堦戺丘陵袵席風波利欲戈兵胥次胡越而方寸天君也且險而致險之將無險不易易而致易之將無易不險危於險者恒寡危於易者恒多故商紂溺於酒池而晉獻殪於女戎是可慎乎可不慎乎惟知夫無所用慎之不可不慎斯其慎也至矣君早孤克自樹立束髮與予交其發言處事絲毫不苟而養德養生尤加意焉觀其名軒可謂無所用慎而能知所慎者矣雖然君之偶託將無望於靑眚

乎請究言之慎者持身之要也樞紐乎一心紀綱乎萬變須臾有間天壤易矣故奉其心必若趨朝克其私必若臨敵執其事必若陟險然有難焉養於平素者或失之於造次得之操存者或忘於瞬息以隱微之易忽而悠久之難持也禮曰慎其獨書曰慎厥終易曰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既以復於君且以自警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一